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平妖傳  
第二十一回 平安街員外重興 胡永兒豆人紙馬

五雷正法少人知，左道流傳世亦奇。不作欺心負天地，神通遊戲機仙根。

話說胡永兒娶著員外，坐在板凳上，凳便飛起，直頂屋樑。那時員外好慌，看著女兒道：「這個是什麼法兒，且教我下來。」永兒道：「告爹爹知道！變錢米法兒都忘了。只記得這個法兒，救不得飢，又濟不得急。」員外道：「好怕人嚇，且放我下來則個。」永兒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凳子便下來了。員外道：「好險！幾乎跌下來，便不死，也少不得青腫了幾處哩。」永兒道：「爹爹！你真個要錢也否？」員外道：「我兒！你說癡話，爹媽兩三日沒有飽飯吃了。不要錢也罷，難道不要性命的？」永兒道：「既是爹爹要錢時，去尋兩條索子來，且變一兩貫錢使用。」員外口雖不語，心下想道：「有心央女兒不著，一客不煩兩主。趁他心肯時節，多尋些索子。要他變幾百貫錢，教我快活則個。事發到官，卻又理會。」到床頭處看時，只剩下三條索子，員外心上嫌少，一逕走出巷來，到大街相識的鄒大郎離貨鋪內問道：「大郎！細麻索要大些一捆。」鄒大郎道：「什麼用的？」員外是老實人，便道：「穿錢用的。」鄒大郎笑道：「員外又發財了，有許多錢穿哩。索子儘有，數錢來便了。」員外道：「在下身邊不帶錢。」便將身上舊布襖衣，脫下權時為當。鄒大郎想道：「他買索子的錢也沒有，那裏有錢要穿，眼見是虛話。他恁般貧困，口食不週，知道將麻索子去做什麼把戲。明日弄出一場是非，連累著我。」便道：「小店本少利微，現錢便賣。這衣服休要脫下。」員外道：「寄下一時，少停便來取贖。」鄒大郎那裏肯依。員外只得下了階頭。想著：相熟的如此，別家定然也是不肯的，足見我命薄。且把三條索兒，先變三貫錢再處。急急跑回院子裏來，鑽進房裏，在床頭忙忙檢看，不見了索子。媽媽和永兒看了，忍不住笑。媽媽道：「老無知！你忙著什麼？」員外道：「我檢出三條索子在此，如何不見了？」媽媽道：「我把與女兒變得三貫錢在此，你又跑到那裏去來？」員外道：「我想著有心央女兒一遭，多尋百十條索兒，變些錢來，長遠受用。巨耐開離貨鋪的鄒大郎，定要現錢才賣。我脫這整衣與他為當，他再三不肯。」媽媽道：「你莫要利心忒重，每日不脫一二貫錢在家，也夠你下半世不求人了。」員外問：「錢在那裏？」媽媽道：「在被裏頭蓋著。」員外不勝歡喜，便取赤狸果買柴。明日又同媽媽去求永兒變錢。自從這日為始，永兒不時變些錢來，缸裏米也常常有。員外自己身邊，也常有錢買酒食吃，衣服逐件置辦，身上也比前光鮮了。

一日，員外出去買東西歸來。永兒道：「爹爹！我教你看件東西。」去袖子裏摸出一錠銀子來。員外接在手裏顛一顛，看約有二十四五兩重。員外道：「這錠銀子那裏來的？」永兒道：「早起門前看見賣香紙老兒過車兒上，有紙糊的金銀錠，被我把一文錢買他一錠，將來變成真的。」員外道：「變成百十貫錢，值得什麼，若還變得金銀時，我三口兒依然富貴。」走到紙首鋪裏，買了三甲金銀錠歸來，看著女兒道：「若還變得一錠半錠，也不濟事。索性變得三二十錠，也快活下半世。」永兒接那金銀錠，安在地上。腰裏解下裙子來蓋了。口中唸唸有詞，噴上一口水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揭開裙子看時，只見一堆金一堆銀在地上。胡員外看見，歡喜自不必說了，都是得女兒的氣力變得許多金銀。員外看著媽媽和永兒，商議道：「如今有了金銀，富貴了，終不成只在不斷求院裏住。我意思想在熱鬧處去尋間房屋，來開個綵帛舖。你們道是如何？」媽媽道：「我們一冬沒飯得吃，終日裏去求人。如今猛可地開個綵帛舖，只怕被人猜疑。」員外道：「不妨，有一般一輩的相識們，我去和他們說道：近日有個官人照顧我，借得些本錢來。問牙人買一半，賒一半。便不猜疑了。」媽媽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

當日，胡員外打扮得身上乾淨，出去見幾個相識說道：「我如今承一官人照顧，借得些本錢，要開個小舖兒。你們眾位相識的，肯扶助我麼？只是要賒一半買一半，望作成小子則個！」眾人道：「不妨！不妨！都在我們身上。」眾相識一時說了，便去那當坊市井賃得一所屋子，置些櫥櫃傢伙物件，揀個吉日開張鋪面。

雖說賒一半，買一半，其實只做得個媒兒，能收得許多貨物？都虧得永兒在鋪中聽得要長要短，便到裏面去變將出來。因不費本錢，所以但是一貫貨物，只賣別人九百文，加一相饒。人都是要討便宜的，見買得賤，貨物又比別家的好，人便都來買。鋪裏貨物，件件賣得，員外不勝歡喜。家緣漸漸的長，鋪裏用一個主管，兩個當值，兩個養娘。沒二三年，一個家計甚是富足。次第把平安街火發場空地依先造起屋來。雖比不得舊時齊整，一般有廳堂房室，後園種植些花草。正是：頓開新氣象，重整舊門風。

那時東鄰西舍，都來作賀。幾年斷絕來往的人家，到此仍舊送盤送盒，做相識來往。胡員外住在八角亭上和那不斷求院裏，將及二年，賃房子開鋪，又是三年，共是五年。還歸故里，依然是個胡員外。這纔是：黃河尚有澄清日，豈可人無得意時。有詩為證：

貧富升沈總運該，家資攝去又還來。

憑誰寄語糜都監，財主於今復有財。

別家店裏見他有人來買，便疑道：「蹊蹺作怪，一應貨物主人都從裏面取出來。」主管們又疑道：「貨物如何不安在櫃裏，卻去裏面取出來？」胡員外便理會得他們疑忌的意見，自忖道：「我家又不曾買，卻是女兒變將出來的。如今吃別人疑忌，如何是好？」過了一日，到晚收拾了鋪，便進裏面教安排晚飯來吃，養娘們搬來，三口兒吃酒之間，員外吩咐養娘道：「你們自去歇息，我們要商量些家務事。」養娘聽了言語，各自去了，不在話下。員外與永兒說道：「孩兒！一個家緣家計，皆出於你。有的是金銀緞疋，不計其數，外面有當值的，裏面有養娘，鋪裏有主管人，來買的緞疋，生疑道只見賣出去，不曾見上行。從今以後，你休在門前來。聽了賣得百十貫錢，值得些什麼。若是露出斧鑿痕跡來，吃人識破，倒是大利害，會把家計都撇了。今後也休變出來了。」永兒道：「告爹爹，奴家自在裏面，只不出來，門前聽做買賣便了。」員外道：「若恁地，甚好！」叫將飯來，吃罷，女兒自往房裏去了。

自從當晚吩咐女兒以後，鋪中有的緞疋便賣，沒的便交去別家買，先前沒的便變出來。如今女孩兒也不出鋪中來聽了。胡員外甚是放心。隔過一月有餘，胡員外猛省起來：「這幾日只管得門前買賣，不曾管得家中女兒。若納得住定盤星好，倘是胡做胡為，教養娘得知，卻是利害！」

當日胡員外起這念頭來看女兒，來到中堂，尋女兒不見，房裏又尋不見。走到後花園中，也尋不見。往從柴房門前過，見柴房門開著，員外道：「莫不在這裏面麼？」移身挺腳，入得柴房門，只見永兒在那空闊地上坐著一條小凳兒，面前放著一隻水碗兒，手裏拿個朱紅葫蘆兒。員外自道：「一地裏沒尋他處，卻在此做什麼？」又不敢驚動他，立住了腳且看他如何。只見永兒把那朱紅葫蘆兒拔去了塞口打一傾，傾出二百來顆赤豆，並寸寸剪的稻草在地下。口中唸唸有詞，含口水一噴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都變做三尺長的人馬。都是紅盔，紅甲，紅袍，紅纓，紅旗，紅號；赤馬在地上團團的轉，擺一個陣勢。員外自道：「那個月的初十邊，被我叮嚀得緊，不敢變物事，卻在這裏舞弄法術。且看他怎地計較？」只見永兒又把一個白葫蘆兒拔去了塞口的打一傾，傾出二百來顆白豆，並寸寸剪的稻草在地下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含口水一噴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都變做三尺長的人馬，都是白盔，白袍，白甲，白纓，白旗，白號。白馬一似銅牆鐵壁一般，也擺一個陣勢。這柴房能有許多寬轉？卻容了四百多人馬，排下兩個陣勢還空得有戰場，並不覺一分兒狹窄。看得員外眼花撩亂，如在夢中光景。只見永兒頭上拔下一條金篋兒來，喝聲「變！」手中篋兒變成一把寶劍，指著兩邊軍馬，喝聲道：「交戰！」只見兩邊軍馬合將來，喊殺連天。驚得胡員外木呆了，道：「早是我見，若是別人見時，卻是老大的事，終久被這妮子連累。要無事時，不如早下手，顧不得父女之情。」員外看了十分焦燥，走出柴房門，去廚下尋了一把砍骨的蠻刀，復轉身來。卻說胡永兒執著劍，喝人馬左右旋合，龍門交戰。只見左右混戰，不分勝負。良久，陣勢走開，赤白人馬分做兩下。永兒把劍一揮，喝聲「收！」只見赤白人馬，依先變成赤豆，白豆，寸草。永兒收拾紅白葫蘆兒內了。胡員外在背

後，提起刀，看得永兒分明，只一刀，頭隨刀來，屍首在地面上時，有詩為證：

父子天性豈忍戕，只妨妖法惹災殃。

可憐兩隊如雲騎，不救將軍一命亡。

員外看了永兒身首異處，心中又好苦，又好悶，又好慌。便把刀丟在一邊，拖那屍首僻靜處蓋了，出那柴房門把鎖來鎖了。沒精打彩走出綵帛鋪裏來坐地，心中思忖道：「罪過！我女兒措辦許多家緣家計，適來一時之間，我見他做作不好，把他來壞了，也怪不得我。若顧了他時，我須有分吃官司。寧可把他來壞了，我夫妻兩口兒，倒得安全。他的娘若知時，如何不氣。終不成一日不見，到晚如何不問著什麼道理殺了他？」胡員外坐立不安，走出走入有百十遭。

到晚，收了鋪，主管都去，吩咐養娘：「安排酒來，我與媽媽對飲三杯。」員外與媽媽都不提起女兒，兩個吃了五七杯酒，只見員外嘆了一口氣，■■地兩行淚下。媽媽道：「沒甚事，如何這等哭？」員外道：「我有一件事，又是我的不是處。你我夫妻兩個方得快活，我看女兒做作不好，一時間見不到，把他來壞了。恐怕你怪，你不要煩惱。」媽媽道：「員外怎的說這話，孩兒又做什麼蹊蹺的事？」員外把永兒變人馬之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媽媽聽得說，捶胸■足，哭將起來道：「你忘了三年前在不斷求院子裏住時，忍飢受凍，不是我女兒，如何有今日。你便下得手，把我孩兒來壞了！」員外道：「單是我一時間焦燥，卻也是為著身家所繫，萬不得已。你休怨我，且看日常夫妻之面。」媽媽道：「你殺了我女兒，我如何不煩惱！」媽媽又疑道：「適纔我見女兒好好地房裏，如何說是壞了？」乃問道：「你是幾時殺的？」員外道：「是日間殺的。」媽媽道：「既是日間殺，我教你看一個人。」媽媽人去不多時，膊臂膊拖將出來。員外仔細看時，吃了一驚道：「正是我女兒！日間我一刀剝了，如何卻活在這裏？」嚇得員外肚裏慌張，想道：終久被這作怪的妮子連累。不免略施小計，保我夫妻二人的性命。只因員外動了這念頭，有分教：永兒弄得一段奇異姻緣，鬧遍開封一府。正是：

一味平安方是福，萬般怪異總非祥。